資治通鑑/卷24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百四十五 ◄

資治通鑑
卷二百四十六 唐紀六十二

► 卷二百四十七

起著雍敦牂，盡玄默閹茂，凡五年。

資治通鑑 第246卷

【唐紀六十二】 起著雍敦牂，盡玄默閹茂，凡五年。

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下開成三年〈戊午，西元八三八年〉

春，正月，甲子，李石入朝，中塗有盜射之，微傷。左右奔散，石馬驚，馳歸第。又有盜邀擊於坊門，斷其馬尾，僅而得免。上聞之，大驚，命神策六軍遣兵防衛，敕中外捕盜甚急，竟無所獲。乙丑，百官入朝者九人而已。京城數日方安。

丁卯，追贈故齊王湊爲懷懿太子。

戊申，以鹽鐵轉運使、戶部尚書楊嗣復，戶部侍郎、判戶部李玨並同平章事，判、使如故。嗣復，於陵之子也。

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李石，承甘露之亂，人情危懼，宦官恣橫，忘身徇國，故紀綱粗立。仇士良深惡之，潛遣盜殺之，不果。石懼，累表稱疾辭位。上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。丙子，以石同平章事，充荊南節度使。

陳夷行性介直，惡楊嗣復爲人，每議政事，多相抵斥。壬辰，夷行以足疾辭位，不許。上命起居舍人魏謨獻其祖文貞公笏，鄭覃曰：「在人不在笏。」上曰：「亦甘棠之比也。」

楊嗣復欲援進李宗閔，恐爲鄭覃所沮，乃先令宦官諷上。上臨朝，謂宰相曰：「宗閔積年在外，宜與一官。」鄭覃曰：「陛下若憐宗閔之遠，止可移近北數百里，不宜再用。用之，臣請先避位。」陳夷行曰：「宗閔向以朋黨亂政，陛下何愛此纖人！」楊嗣復曰：「事貴得中，不可但徇愛憎。」上曰：「可與一州。」覃曰：「與州太優，止可洪州司馬耳。」因與嗣復互相抵訐以爲黨。上曰：「與一州無傷。」覃等退，上謂起居郎周敬復、舍人魏謨曰：「宰相喧爭如此，可乎？」對曰：「誠爲不可。然覃等盡忠憤激，不自覺耳。」丁酉，以衡州司馬李宗閔爲杭州刺史。李固言與楊嗣復、李玨善，故引居大政以排鄭覃、陳夷行，每議政之際，是非鋒起，上不能決也。

三月，牂柯寇涪州清溪鎮，鎮兵擊卻之。

初，太和之末，杜悰爲鳳翔節度使，有詔沙汰僧尼。時有五色雲見於岐山，近法門寺，民間訛言佛骨降祥，以僧尼不安之故。監軍欲奏之，悰曰：「雲物變色，何常之有！佛若果愛僧尼，當見於京師。」未幾，獲白兔，監軍又欲奏之，曰：「此西方之瑞也。」悰曰：「野獸未馴，且宜畜之。」旬日而斃。監軍不悅，以爲掩蔽聖德，獨畫圖獻之。及鄭注代心宗鎮鳳翔，奏紫雲見，又獻白雉。是歲，八月，有甘露降於紫宸殿前櫻桃之上，上親采而嘗之，百官稱賀。其十一月，遂有金吾甘露之變。及悰爲工部尚書、判度支，河中奏騶虞見，百官稱賀。上謂悰曰：「李訓、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，乃知瑞物非國之慶。卿前在鳳翔，不奏白兔，真先覺也。」對曰：「昔河出圖，伏羲以畫八卦；洛出書，大禹以敘九疇，皆有益於人，故足尚也。至於禽獸草木之瑞，何時無之！劉聰桀逆，黃龍三見；石季龍暴虐，得蒼麟十六、白鹿七，以駕芝蓋。以是觀之，瑞豈在德！玄宗嘗爲潞州別駕，及即位，潞州奏十九瑞，玄宗曰：『朕在潞州，惟知勤職業，此等瑞物，皆不知也。』願陛下專門以百姓富安爲國慶，自餘不足取也。」上善之，他日，謂宰相曰：「時和年豐，是爲上瑞；嘉禾靈芝，誠何益於事！」宰相因言：「《春秋》紀災異以儆人君，而不書祥瑞，用此故也！」夏，五月，乙亥，詔：「諸道有瑞，皆無得以聞，亦勿申牒所司。其臘饗太廟及饗太清宮，元日受朝奏祥瑞，皆停。」

初，靈武節度使王晏平自盜贓七千餘緡，上以其父智興有功，免死，長流康州。晏平密

請於魏、鎮、幽三節度使，使上表雪己。上不得已，六月，壬寅，改永州司戶。

八月，己亥，嘉王運薨。

太子永之母王德妃無寵，爲楊賢妃所譖而死。太子頗好游宴，暱近小人，賢妃日夜毀之。九月，壬戌，上開延英，召宰相及兩省、御史、郎官，疏太子過惡，議廢之，曰：「是宜爲天子乎？」群臣皆言：「太子年少，容有改過。國本至重，豈可輕動！」御史中丞狄兼謨論之尤切，至於涕切。給事中韋溫曰：「陛下惟一子，不教，陷之至是，豈獨太子之過乎！」癸亥，翰林學士六人、神策六軍軍使十六人復上表論之，上意稍解。是夕，太子始得歸少陽院。如京使王少華等及宦官、宮人坐流死者數十人。

義武節度使張璠在鎮十五年，爲幽、鎮所憚。及有疾，請入朝，朝廷未及制置，疾甚，戒其子元益舉族歸朝，毋得效河北故事。及薨，軍中欲立元益，觀察留後李士季不可，眾殺之，又殺大將十餘人。壬申，以易州刺史李仲遷爲義武節度使。義武馬軍都虞候何清朝自拔歸朝，癸酉，以爲儀州刺史。

朝廷以義昌節度使李彥佐在鎮久，甲戌，以德州刺史劉約爲節度副使，欲以代之。

開成以來，神策將吏遷官，多不聞奏，直牒中書令覆奏施行，遷改殆元虛日。癸未，始詔神策將吏改官皆先奏聞，狀至中書，然後檢勘施行。

冬，十月，易定監軍奏軍中不納李仲遷，請以張元益爲留後。

太子永猶不悛，庚子，暴薨，謚曰莊恪。

乙巳，以左金吾大將軍郭旼爲邠寧節度使。

宰相議發兵討易定。上曰：「易定地狹人貧，軍資半仰度支。急之則靡所不爲，緩之則自生變。但謹備四境以俟之。」乃除張元益代州刺史。頃之，軍中果有異議，乃上表以不便李仲遷爲辭，朝廷爲之罷仲遷。十一月，壬戌，詔俟元益出定州，其義武將士始謀立元益者，皆赦不問。

以義昌節度使李彥佐爲天平節度使，以劉約爲義昌節度使。

丁卯，張元益出定州。

庚午，上問翰林學士柳公權以外議，對曰：「郭旼除邠寧，外間頗以爲疑。」上曰：「旼，尚父之侄，太后叔父，在官無過，自金吾作小鎮，外間何尤焉？」對曰：「非謂旼不應爲節度使也。聞陛下近取旼二女入宮，有之乎？」上曰：「然，入參太皇太后耳。」公權曰：「外間不知，皆雲旼納女後宮，故得方鎮。」上俯首良久曰：「然則奈何？」對曰：「獨有自南內遣歸其家，則外議自息矣」是日，太皇太后遣中使送二女還旼家。上好詩，嘗欲置詩學士。李玨曰：「今之詩人浮薄，無益於理。」乃止。

甲戌以蔡州刺史韓威爲義武節度使。

河東節度使、司徒、中書令裴度以疾求歸東都，十二月，辛丑，詔度入知政事，遣中使敦諭上道。鄭覃累表辭位，丙午，詔：三五日一入中書。

是歲，吐蕃彝泰贊普卒，弟達磨立。彝泰多病，委政大臣，由是僅能自守，久不爲邊患。達磨荒淫殘虐，國人不附，災異相繼，吐蕃益衰。

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下開成四年〈己未，西元八三九年〉

春，閏正月，己亥，裴度至京師，以疾歸第，不能入見。上勞問賜賚，使者旁午。三月，丙戌，薨，謚曰文忠。上怪度無遺表，問其家，得半稿，以儲嗣未定爲憂，言不及私。度身貌不逾中人，而威望遠達四夷。四夷見唐使，輒問度老少用捨。以身系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，二十餘年。

夏，四月，戊辰，上稱判度支杜悰之才，楊嗣復、李玨因請除悰戶部尚書，陳夷行曰：「恩旨當由上出，自古失其國者未始不由權在臣下也。」玨曰：「陛下嘗語臣雲，人主當擇宰相，不當疑宰相。」五月，丁亥，上與宰相論政事，陳夷行復言不宜使威權在下，李玨曰：「夷行意疑宰相中有弄陛下威權者耳。臣屢求退，苟得王傅，臣之幸也。」鄭覃曰：「陛下開成元年、二年政事殊美，三年、四年漸不如前。」楊嗣復曰：「元年、二年鄭覃、夷行用事，三年、四年臣與李玨同之，罪皆在臣！」因叩頭曰：「臣不敢更入中書！」遂趨出。上遣中使召還，勞之曰：「鄭覃失言，卿何遽爾！」覃起謝曰：「臣愚拙，意亦不屬嗣復；而遽如是，乃嗣復不容臣耳。」嗣復曰：「覃言政事一年不如

一年，非獨臣應得罪，亦上累聖德。」退，三上表辭位，上遣中使召出之，癸巳，始入朝。丙申，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鄭覃罷爲右僕射，陳夷行罷爲吏部侍郎。覃性清儉，夷行亦耿介，故嗣復等深疾之。

上以鹽鐵推官、檢校禮部員外郎姚勗能鞫疑獄，命權知職方員外郎，右丞韋溫不聽，上奏稱：「郎官朝廷清選，不宜以賞能吏。」上乃以勗檢校禮部郎中，依前鹽鐵推官。六月，丁丑，上以其事問宰相楊嗣復，對曰：「溫志在澄清流品。右有吏能者皆不得清流，則天下之事孰爲陛下理之！恐似衰晉之風。」然上素重溫，終不奪其所守。

秋，七月，癸未，以張元益爲左驍衞將軍，以其母侯莫陳氏爲趙國太夫人，賜絹二百匹。易定之亂，侯莫陳氏説諭將士，且戒元益以順朝命，故賞之。

甲辰，以太常卿崔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鄲，郾之弟也。

八月，辛亥，鄜王憬薨。

癸酉，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言：「蕭本詐稱太后弟，上下皆稱蕭弘是真，以本來自左軍，故弘爲台司所抑。今弘詣臣，求臣上聞。乞追弘赴闕，與本對推，以正真偽。」詔三司鞫之。冬，十月，乙卯，上就起居舍人魏謨取記注觀之，謨不可，曰：「記注兼書善惡，所以儆戒入君。陛下但力爲善，不必觀史！」上曰：「朕向嘗觀之。」對曰：「此鄙日史官之罪也。若陛下自觀史，則史官必有所諱避，何以取信於後！」上乃止。

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爲嗣，上謀於宰相，李玨非之。丙寅，立敬宗少子陳王成美爲皇太子。丁卯，上幸會寧殿作樂，有童子緣橦，一夫來往走其下如狂。上怪之，左右曰：「其父也。」上泫然流涕曰：「朕貴爲天子，不能全一子。」召教坊劉楚材等四人、宮人張十十等十人，責之曰：「構害太子，皆爾曹也！今更立太子，復欲爾邪？」執以付吏，己巳，皆殺之。上因是感傷，舊疾遂增。

十一月，三司案蕭本、蕭弘皆非真太后弟。本除名，流愛州，弘流儋州。而太后真弟在閔中，終不能自達。

乙亥，上疾少間，坐思政殿，召當直學士周墀，賜之酒，因問曰：「朕可方前代何主？」對曰：「陛下堯、舜之主也。」上曰：「朕豈敢比堯、舜！所以問卿者，何如周赧、漢

獻耳。」墀驚曰：「彼亡國之主，豈可比聖德！」上曰：「赧、獻受制於強諸侯，今朕受制於家奴，以此言之，朕殆不如！」因泣下沾襟，墀伏地流涕，自是不復視朝。

是歲，天下戶口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二。

回鶻相安允合、特勒柴革謀作亂，彰信可汗殺之。相掘羅勿將兵在外，以馬三百賂沙陀朱邪赤心，借其兵共攻可汗。可汗兵敗，自殺，國人立馺特勒爲可汗。會歲疫，大雪，羊、馬多死，回鶻遂衰。赤心，執宜之子也。

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下開成五年〈庚申，西元八四〇年〉

春，正月，己卯，詔立潁王瀍爲皇太弟，應軍國事權令句當。且言太子成美年尚沖幼，未漸師資，可復封陳王。時上疾甚，命知樞密劉弘逸、薛季陵引楊嗣復、李珏至禁中，欲奉太子監國。中尉仇士良、魚弘志以太子之立，功不在己，乃言太子幼，且有疾，更議所立。李珏曰：「太子位已定，豈得中變！」士良、弘志遂矯詔立瀍爲太弟。是日，士良、弘志將兵詣十六宅，迎潁王至少陽院，百官謁見于思賢殿。瀍沉毅有斷，喜慍不形於色。與安王溶皆素爲上所厚，異於諸王。辛巳，上崩於太和殿。以楊嗣復攝冢宰。癸未，仇士良說太弟賜楊賢妃、安王溶、陳王成美死。敕大行以十四日殯，成服。諫議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遠，不聽。時仇士良等追怨文宗，凡樂工及內侍得幸於文宗者，誅貶相繼。夷直復上言：「陛下自藩維繼統，是宜儼然在疚，以哀慕爲心，速行喪禮，早議大政，以慰天下。而未及數日，屢誅戮先帝近臣，驚率土之視聽，傷先帝之神靈，人情何瞻！國體至重，若使此輩無罪，固不可刑；若其有罪，彼已在天網之內，無所逃伏，旬日之外行之何晚！」不聽。辛卯，文宗始大斂。武宗即位。甲午，追尊上母韋妃爲皇太后。

二月，乙卯，赦天下。

丙寅，謚韋太后曰宣懿。

夏，五月，己卯，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楊嗣復罷爲吏部尚書，以刑部尚書崔珙同平章事兼鹽鐵轉運使。

秋，八月，壬戌，葬元聖昭獻孝皇帝於章陵，廟號文宗。

庚午，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李玨坐爲山陵使龍輴陷，罷爲太常卿。貶京兆尹敬昕爲郴州司馬。

義武軍亂，逐節度使陳君賞。君賞募勇士數百，復入軍城，誅亂者。

初，上之立非宰相意，故楊嗣復、李玨相繼罷去，召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入朝。九月，甲戌朔，至京師。丁丑，以德裕爲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庚辰，德裕入謝，言於上曰：「致理之要，在於辯群臣之邪正。夫邪正二者，勢不相容。正人指邪人爲邪，邪人亦指正人爲邪，人主辯之甚難。臣以爲正人如松柏，特立不倚；邪人如籐蘿，非附他物不能自起。故正人一心事君，而邪人競爲朋黨。先帝深知朋黨之患，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，良由執心不定，故奸邪得乘間而入也。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，或爲欺罔。主心始疑，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。如德宗末年，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，宰相署敕而已，此政事所以日亂也。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爲宰相，有奸罔者立黜去之，常令政事皆出中書，推心委任，堅定不移，則天下何憂不理哉！」又曰：「先帝於大臣好爲形跡，小過皆含容不言，日累月積，以至禍敗。茲事大誤，願陛下以爲戒！臣等有罪，陛下當面詰之。事苟無實，得以辯明；若其有實，辭理自窮。小過則容其悛改，大罪則加之誅遣，如此，君臣之際無疑間矣。」上嘉納之。

初，德裕在淮南，敕召監軍楊欽義。人皆言必知樞密，德裕待之無加禮，欽義心銜之。一旦，獨延欽義，置酒中堂，情禮極厚。陳珍玩數床，罷酒，皆以贈之，欽義大喜過望。行至汴州，敕復還淮南，欽義盡以所餉歸之。德裕曰：「此何直！」卒以與之。其後欽義竟知樞密；德裕柄用，欽義頗有力焉。

初，伊吾之西，焉耆之北，有黠戛斯部落，即古之堅昆，唐初結骨也，後更號黠戛斯。乾元中爲回鶻所破，自是隔閡不通中國。其君長曰阿熱，建牙青山，去回鶻牙，橐駝行四十日。其人悍勇，吐蕃、回鶻常賂遺之，假以官號。回鶻既衰，阿熱始自稱可汗。回鶻遣相國將兵擊之，連兵二十餘年，數爲黠戛斯所敗，詈回鶻曰：「汝運盡矣，我必取汝金帳！」金帳者，回鶻可汗所居帳也。及掘羅勿殺彰信可汗，立馺，回鶻別將句録莫賀引黠戛斯十萬騎攻回鶻，大破之，殺馺及掘羅勿，焚其牙帳蕩盡，回鶻諸部逃散。其相馺職、特勒厖等址五部西奔葛邏祿，一支奔吐蕃，一支奔安西，可汗兄弟嗢沒斯等及其相赤心、僕固、特勒那頡啜各帥其眾抵天德塞下，就雜虜貿易谷食，且求內附。冬，十月，丙辰，天德軍使溫德彝奏：「回鶻潰兵侵逼西城，亙六十里，不見其後。邊人以

回鶻猥至，恐懼不安。」詔振武節度使劉沔屯雲迦關以備之。

魏博節度使何進滔薨，軍中推其子都知兵馬使重順知留後。

蕭太后徙居興慶宮積慶殿，號積慶太后。

十一月，癸酉朔，上幸雲陽校獵。

故事，新天子即位，兩省官同署名。上之即位也，諫議大夫裴夷直漏名，由是出爲杭州刺史。

開府儀同三司、左衞上將軍兼內謁者監仇士良，請以開府廕其子爲千牛，給事中李中敏判云：「開府階誠宜廕子，謁者監何由有兒？」士良慚恚。李德裕亦以中敏爲楊嗣復之黨，惡之，出爲婺州刺史。

十二月，庚申，以何重順知魏博留後事。

立皇子峻爲杞王。

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上

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下會昌元年〈辛酉，西元八四一年〉

春，正月，辛巳，上祀圜丘，赦天下，改元。

劉沔奏回鶻已退，詔沔還鎮。

二月，回鶻十三部近牙帳者立烏希特勒爲烏介可汗，南保錯子山。

三月，甲戌，以御史大夫陳夷行爲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初，知樞密劉弘逸、薛季陵寵於文宗，仇士良惡之。上之立，非二人及宰相意，故楊嗣復出爲湖南觀察使，李玨出爲桂管觀察使。士良屢譖弘逸等於上，勸上除之。乙未，賜

弘逸、季陵死，遣中使就潭、桂州誅嗣復及玨。戶部尚書杜悰奔馬見李德裕曰：「天子年少，新即位，茲事不宜手滑！」丙申，德裕與崔珙、崔鄲、陳夷行三上奏，又邀樞密使至中書，使入奏。以爲：「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，中外鹹以爲冤，兩河不臣者由茲恐懼，得以爲辭。德宗後悔，録其子孫。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，竄謫至死。既而追悔，爲之出涕。嗣復、玨等若有罪惡，乞更加重貶。必不可容，亦當先行訊鞫，俟罪狀著白，誅之未晚。今不謀於臣等，遽遣使誅之，人情莫不震駭。願開延英賜對。」至晡時，開延英，召德裕等入。德裕等泣涕極言：「陛下宜重慎此舉，毋致後悔！」上曰：「朕不悔！」三命之坐，德裕等曰：「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，勿使既死而眾以爲冤。今未奉聖旨，臣等不敢坐。」久之，上乃曰：「特爲卿等釋之。」德裕等躍下階舞蹈。上召升坐，歎曰：「朕嗣位之際，宰相何嘗比數！李玨、季陵志在陳王，嗣復、弘逸志在安王。陳王猶是文宗遺意，安王則專附楊妃。嗣復仍與妃書云：『姑何不效則天臨朝！』向使安王得志，朕那復有今日？」德裕等曰：「茲事暖昧，虛實難知。」上曰：「楊妃嘗有疾，文宗聽其弟玄思入侍月餘，以此得通意旨。朕細詢內人，情狀皎然，非虛也。」遂追還二使，更貶嗣復爲潮州刺史，李玨爲昭州刺史，裴夷直爲驩州司戶。

夏，六月，乙巳，詔：「自今臣下論人罪惡，並應請付御史台案問，毋得乞留中，以杜讒邪。」

以魏博留後何重順爲節度使。

上命道士趙歸真於三殿建九天道場，親授法菉。右拾遺王哲上疏切諫，坐貶河南府士曹。

秋，八月，加仇士良觀軍容使。

天德軍使田牟、監軍韋仲平欲擊回鶻以求功，奏稱：「回鶻叛將嗢沒斯等侵逼塞下，吐谷渾、沙陀、党項皆世與爲仇，請自出兵驅逐。」上命朝臣議之，議者皆以爲嗢沒斯等叛可汗而來，不可受，宜如牟等所請，擊之便。上以問宰相，李德裕以爲：「窮鳥入懷，猶當活之。況回鶻屢建大功，今爲鄰國所破，部落離散，窮無所歸，遠依天子，無秋毫犯塞，奈何乘其困而擊之！宜遣使者鎮撫，運糧食以賜之，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也。」陳夷行曰：「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，不如擊之。」德裕曰：「彼吐谷渾等各有部落，見利則銳敏爭進，不利則鳥驚魚散，各走巢穴，安肯守死爲國家用！今天德城兵才千餘，若戰不利，城陷必矣。不若以恩義撫而安之，必不爲患。縱使侵暴邊境，亦須俟征諸道大兵討之，豈可獨使天德擊之乎！」時詔以鴻臚卿張賈爲巡邊使，使察回鶻情偽，未還。

上問德裕曰：『嗢沒斯等請降，可保信乎？」對曰：「朝中之人，臣不敢保，況敢保數千里外戎狄之心乎！然謂之叛將，則恐不可。若可汗在國，嗢沒斯等帥眾而來，則於體固不可受。今聞其國敗亂無主，將相逃散，或奔吐蕃，或奔葛邏祿，惟此一支遠依大國。觀其表辭，危迫懇切，豈可謂之叛將乎！況嗢沒斯等自去年九月至天德，今年二月始立烏介，自無君臣之分。願且詔河東、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，俟其攻犯城鎮，然後以動力驅除。或於吐谷渾等部中小有抄掠，聽自仇報，亦未可助以官軍。仍詔田牟、仲平毋得邀功生事，常令不失大信，懷柔得宜，彼雖戎狄，必知感恩。」辛酉，詔田牟約勒將士及雜虜，毋得先犯回鶻。九月，戊辰朔，詔河東、振武嚴兵以備之。牟，布之弟也。

癸巳，盧龍軍亂，殺節度使史元忠，推牙將陳行泰主留務。

李德裕請遣命慰撫回鶻，且運糧三萬斛以賜之，上以爲疑。閏月，己亥，開延英，召宰相議之。陳夷行於候對之所，屢言資盜糧不可。德裕曰：「今徵兵未集，天德孤危。倘不以此糧啖饑虜，且使安靜，萬一天德陷沒，咎將誰歸！」夷行至上前，遂不敢言。上乃許以谷二萬斛賑之。

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、同平章事牛僧孺爲太子太師。先是漢水溢，壞襄州民居。故李德裕以爲僧孺罪而廢之。

盧龍軍復亂，殺陳行泰，立牙將張絳。

初，陳行泰逐史元忠，遣監軍傔以軍中大將表來求節鉞。李德裕曰：「河朔事勢，臣所熟諳。比來朝廷遣使賜詔常太速，故軍情遂固。若置之數月不問，必自生變。今請留監軍傔，勿遣使以觀之。」既而軍中果殺行泰，立張絳，復求節鉞，朝廷亦不問。會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，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詣京師，稱絳慘虐，請以本軍討之。冬，十月，仲舒至京師。詔宰相問狀，仲舒言：「行泰、絳皆遊客，故人心不附。仲武幽州舊將，性忠義，通書，習戎事，人心向之。向者張絳初殺行泰，召仲武，欲以留務讓之，牙中一二百人不可。仲武行至昌平，絳復卻之。今計仲武才發雄武，軍中已逐絳矣。」李德裕問：「雄武士卒幾何？」對曰：「軍士八百，外有上團五百人。」德裕曰：「兵少，何以立功？」對曰：「在得人心。苟人心不從，兵三萬何益？」德裕又問：「萬一不克，如何？」對曰：「幽州糧食皆在媯州及北邊七鎮，萬一未能入，則據居庸關，絕其糧道，幽州自困矣！」德裕奏：「行泰、絳皆使大將上表，脅朝廷，邀節鉞，故不可與。今仲武先自表請發兵爲朝廷討亂，與之則似有名。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。仲武尋

克幽州。

上校獵咸陽。

十一月，李德裕上言：「今回鶻破亡，太和公主未知所在。若不遣使訪問，則戎狄必謂國家降主虜庭，本非愛惜，既負公主，又傷虜情。請遣通事舍人苗縝繼詔詣溫沒斯，令轉達公主，兼可卜溫沒斯逆順之情。」從之。

上頗好田獵及武戲，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，賞賜甚厚。嘗謁郭太后，從容問爲天子之道，太后勸以納諫。上退，悉取諫疏閱之，多諫遊獵。自是上出畋稍希，五坊無復橫賜。

癸亥，以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崔鄲同平章事，充西川節度使。

初，黠戛斯既破回鶻，得太和公主，自謂李陵之後，與唐同姓，遣達干十人奉公主歸之於唐。回鶻烏介可汗引兵邀擊達干，盡殺之，質公主，南度磧，屯天德軍境上。公主遣使上表，言可汗已立，求冊命。烏介又使其相頡干伽斯等上表，借振武一城以居公主、可汗。十二月，庚辰，制遣右金吾大將軍王會等慰問回鶻，仍賑米二萬斛。又賜烏介可汗敕書，諭以「宜帥部眾漸復舊疆，漂寓塞垣，殊非良計。」又云：「欲借振武一城，前代未有此比。或欲別遷善地，求大國聲援，亦須且於漠南駐止。朕當許公主入覲，親問事宜。儻須應接，必無所吝。」

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下會昌二年〈壬戌，西元八四二年〉

春，正月，以張仲武爲盧龍節度使。

朝廷以回鶻屯天德、振武北境，以兵部郎中李拭爲巡邊使，察將帥能否。拭，廓之子也。

二月，淮南節度使李紳入朝。丁丑，以紳爲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、判度支。

河東節度使苻澈修把頭烽舊戍以備回鶻。李德裕奏請增兵鎮守，及修東、中二受降城以壯天德形勢，從之。右散騎常侍柳公權素與李德裕善，崔珙奏爲集賢學士、判院事。德裕以恩非己出，因事左遷公權爲太子詹事。

回鶻復奏求糧，及尋勘吐谷渾、党項所掠，又借振武城。詔遣內使楊觀賜可汗書，諭以城不可借，餘當應接處置。

三月，戊申，李拭巡邊還，稱振武節度使劉沔有威略，可任大事。時河東節度使苻澈疾病，庚申，以沔代之。以金吾上將軍李忠順爲振武節度使。遣將作少監苗縝冊命烏介可汗，使徐行，駐於河東，俟可汗位定，然後進。既而可汗屢侵擾邊境，縝竟不行。

回鶻嗢沒斯以赤心桀黠難知，先告田牟雲，赤心謀犯塞。乃誘赤心並僕固殺之，那頡啜收赤心之眾七千帳東走。河東奏：「回鶻兵至橫水，殺掠兵民，今退屯釋迦泊東。」李德裕上言：「釋迦泊西距可汗帳三百里，未知此兵爲那頡所部，爲可汗遣來。宜且指此兵雲不受可汗指揮，擅掠邊鄙。密詔劉沔、武仲先經略此兵，如可以討逐，事亦有名。摧此一支，可汗必自知懼。」

夏，四月，庚辰，天德都防禦使田牟奏：「回鶻侵擾不已，不俟朝旨，已出兵三千拒之。」壬午，李德裕奏：「田牟殊不知兵，戎狄長於野戰，短於攻城。牟但應堅守以待諸道兵集，今全軍出戰，萬一失利，城中空虛，何以自固！望亟遣中使止之。如已交鋒，即詔雲、朔、天德以來羌、渾各出兵奮擊回鶻，凡所虜獲，並令自取。回鶻羈旅二年，糧食乏絕，人心易動。宜詔田牟招誘降者，給糧轉致太原，不可留於天德。嗢沒斯誠偽雖未可知，然要早加官賞。縱使不誠，亦足爲反間。且欲獎其忠義，爲討伐之名，令遠近諸蕃知但責可汗犯順，非欲盡滅回鶻。石雄善戰無敵，請以爲天德都團練副使，佐田牟用兵。」上皆從其言。初，太和中，河西党項擾邊，文宗召石雄於白州，隸振武軍爲裨將，屢立戰功，以王智興故，未甚進擢。至是，德裕舉用之。甲申，嗢沒斯帥其國特勒、宰相等二千二百餘人來降。

上信任李德裕，觀軍容使仇士良惡之。會上將受尊號，御丹鳳樓宣赦。或告士良，宰相與度支議草制減禁軍衣糧及馬芻粟，士良揚言於眾曰：「如此，至日，軍士必於樓前喧嘩！」德裕聞之，乙酉，乞開延英自訴。上怒，遽遣中使宣諭兩軍：「赦書初無此事。且赦書皆出朕意，非由宰相，爾安得此言！」士良乃惶愧稱謝。丁亥，群臣上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。赦天下。

五月，戊申，遣鴻臚卿張賈安撫嗢沒斯等，以嗢沒斯爲左金吾大將軍、懷化郡王；其次酋長官賞有舉。賜其部眾米五千斛，絹三千匹。

那頡啜帥其眾自振武、大同，東因室韋、黑沙，南趣雄武軍，窺幽州。盧龍節度使張仲武遣其弟仲至將兵三萬迎擊，大破之，斬首捕虜不可勝計，悉收降其七千帳，分配諸道。那頡啜走，烏介可汗獲而殺之。時烏介眾雖衰減，尚號十萬，駐牙於大同軍北閻門山。楊觀自回鶻還，可汗表求糧食、牛羊，且請執送嗢沒斯等。詔報以「糧食聽自以馬價於振武糴三千石。牛，稼穡之資，中國禁人屠宰；羊，中國所鮮，出於北邊雜虜，國家未嘗科調。嗢沒斯自本國初破，先投塞下，不隨可汗已及二年，慮彼猜嫌，窮迫歸命。前可汗正以猜虐無親，致內離外叛，今可汗失地遠客，尤宜深矯前非。若復骨肉相殘，則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！朕務在兼愛，已受其降。於可汗不失恩慈，於朝廷免虧信義，豈不兩全事體，深葉良圖！」

嗢沒斯入朝。六月，甲申，以嗢沒斯所部爲歸義軍，以嗢沒斯爲左金吾大將軍，充軍使。

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陳夷行罷爲左僕射。秋，七月，以尚書右丞李讓夷爲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

嵐州人田滿川據州城作亂，劉沔討誅之。

嗢沒斯請置家太原，與諸弟竭力扞邊。詔劉沔存撫其家。烏介可汗復遣其相上表，借兵助復國，又借天德城，詔不許。初，可汗往來天德、振武之間，剽掠羌、渾，又屯柫頭烽北。朝廷屢遣使諭之，使還漠南，可汗不奉詔。李德裕以爲「那頡啜屯於山北，烏介恐其與奚、契丹連謀邀遮，故不敢遠離塞下。望敕張仲武諭奚、契丹與回鶻共滅那頡啜，使得北還。」及那頡啜死，可汗猶不去。議者又以爲回鶻待馬價。詔盡以馬價給之，又不去。八月，可汗帥眾過柫頭烽南，突入大同川，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，轉斗至雲州城門。刺史張獻節閉城自守，吐谷渾、党項皆挈家入山避之。庚午，詔發陳、許、徐、汝、襄陽等兵屯太原及振武、天德，俟來春驅逐回鶻。

丁丑，賜嗢沒斯與其弟阿歷支、習勿啜、烏羅思皆姓李氏，名思忠、思貞、思義、思禮；國相愛邪勿姓愛，名弘順；仍以弘順爲歸義軍副使。上遣回鶻石戒直還其國，賜可汗書，諭以「自彼國爲紇吃斯所破，來投邊境，撫納無所不至。今可汗尚此近塞，未議還蕃，或侵掠雲、朔等州，或鈔擊羌、渾諸部。遙揣深意，似恃姻好之情。每觀蹤由，實懷馳突之計。中外將相鹹請誅翦，朕情深屈己，未忍幸災。可汗宜速擇良圖，無貽後悔。」上又命李德裕代劉沔答回鶻相頡干迦斯書，以爲：「回鶻遠來依投，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，身自入朝。及令太和公主入謁太皇太后，求哀乞憐，則我之救恤，無所愧懷。而乃

睥睨邊城，桀驁自若，邀求過望，如在本蕃，又深入邊境，侵暴不已，求援繼好，豈宜如是！來書又雲胡人易動難安，若令忿怒，不可複製。回鶻爲紇吃斯所破，舉國將相遣骸棄於草莽，累代可汗墳墓，隔在天涯，回鶻忿怒之心，不施於彼；而蔑棄仁義，逞志中華，天地神祇豈容如此！昔郅支不事大漢，竟自夷滅，往事之戒，得不在懷！」

戊子，李德裕等上言：「若如前詔，河東等三道嚴兵守備，俟來春驅逐，乘回鶻人困馬羸之時，又官軍免盛寒之苦，則幽州兵宜令止屯本道以俟詔命。若慮河冰既合，回鶻復有馳突，須早驅逐，則當及天時未寒，決策於數日之間。以河朔兵益河東兵，必令收功於兩月之內。今聞外議紛紜，互有異同，倘不一詢群情，終爲浮辭所撓。望令公卿集議。」詔從之。時議者多以爲宜俟來春。九月，以劉沔兼招撫回鶻使，如須驅逐，其諸道行營兵權令指揮。以張仲武爲東面招撫回鶻使，其當道行營兵及奚、契丹、室韋等並自指揮。以李思忠爲河西党項都將回鶻西南面招討使，皆會軍於太原。令沔屯雁門關。

初，奚、契丹羈屬回鶻，各有監使，歲督其貢賦，且詗唐事。張仲武遣牙將石公緒統二部，盡殺回鶻監使等八百餘人。仲武破那頡啜，得室韋酋長妻子。室韋以金帛羊馬贖之，仲武不受，曰：「但殺回鶻監使則歸之！」癸卯，李德裕等奏：「河東奏事官孫儒適至，雲回鶻移營近南四十里。劉沔以爲此必契丹不與之同，恐爲其掩襲故也。據此事勢，正堪驅除。臣等問孫儒，若與幽州合勢，迫逐回鶻，更須益幾兵。儒言不須多益兵，唯大同兵少，得易定千人助之足矣。」上皆從之。詔河東、幽州、振武、天德各出大兵，移營稍前，以迫回鶻。

上聞太子少傅白居易名，欲相之，以問李德裕。德裕素惡居易，乃言居易衰病，不任朝謁。其從父弟左司員外郎敏中，辭學不減居易，且有器識。甲辰，以敏中爲翰林學士。

李思忠請與契苾、沙陀、吐谷渾六千騎合勢擊回鶻。乙巳，以銀州刺史何清朝、蔚州刺史契苾通分將河東蕃兵詣振武，受李思忠指揮。通，何力之五世孫。

冬，十月，丁卯，立皇子峴爲益王，岐爲兗王。

黠戛斯遣將軍踏布合祖等至天德軍，言「先遣都呂施合等奉公主歸之大唐，至今無聲問，不知得達，或爲奸人所隔。今出兵求索，上天入地，期於必得。」又言「將徙就合羅川，居回鶻故國，兼已得安西、北庭達靼等五部落。」

十一月，辛卯朔，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言，請出兵五千討回鶻，詔不許。

上遣使賜太和公主冬衣，命李德裕爲書賜公主，略曰：「先朝割愛降婚，義寧家園，謂回鶻必能禦侮，安靜塞垣。今回鶻所爲，甚不循理，每馬首南向，姑得不畏高祖、太宗之威靈！欲侵擾邊疆，豈不思太皇太后慈愛！爲其國母，足得指揮。若回鶻不能稟命，則是棄絶姻好，今日已後，不得以姑爲詞！」

上幸涇陽校獵。乙卯，諫議大夫高少逸、鄭朗於閤中諫曰：「陛下比來遊獵稍頻，出城太遠，侵星夜歸，萬機曠廢。」上改容謝之。少逸等出，上謂宰相曰：「本置諫官使之論事，朕欲時時聞之。宰相皆賀。己未，以少逸爲給事中，朗爲左諫議大夫。

劉沔、張仲武固稱盛寒未可進兵，請待歲首，李忠順獨請與李思忠俱進。十二月，丙寅，李德裕奏請遣思忠進屯保大柵，從之。

丁卯，吐蕃遣其臣論普熱來告達磨贊普之喪，命將作少監李璟爲弔祭使。劉沔奏移軍雲州。

李忠順奏擊回鶻，破之。

丙戌，立皇子嶧爲德王，嵯爲昌王。

初，吐蕃達磨贊普有佞幸之臣，以爲相。達磨卒，無子，佞相立其妃絲林氏兄尚延力之子乞離胡爲贊普，才三歲，佞相與妃共製國事，吐蕃老臣數十人皆不得預政事。首相結都那見乞離胡不拜，曰：「贊普宗族甚多，而立絲林氏子，國人誰服其令？鬼神誰饗其祀？國必亡矣！比年災異之多，乃爲此也。老夫無權，不得正其亂以報先贊普之德，有死而已！」拔刀撏面，慟哭而出。佞相殺之，滅其族，國人憤怒。又不遣使詣唐求冊立。洛門川討擊使論恐熱，性悍忍，多詐謀，乃屬其徒告之曰：「賊捨國族立絲林氏，專害忠良以脅眾臣，且無大唐冊命，何名贊普！吾當與汝屬舉義兵，入誅絲林妃及用事者以正國家。天道助順，功無不成。」遂説三部落，得萬騎。是歲，與青海節度使同盟舉兵，自稱國相。至渭州，遇國相尚思羅屯薄寒山，恐熱擊之，思羅棄輜重西奔松州。恐熱遂屠渭州。思羅發蘇毘、吐谷渾、羊同等兵，合八萬，保洮水，焚橋拒之。恐熱至，隔水語蘇毘等曰：「賊臣亂國，天遣我來誅之，汝曹奈何助逆！我今已爲宰相，國內兵我皆得制之，汝不從，將滅汝部落！」蘇毘等疑不戰，恐熱引驍騎涉水，蘇毘等皆降，思羅

西走，追獲，殺之。恐熱盡並其眾，合十餘萬，自渭州松州，所過殘滅，屍相枕藉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